

日本武者小路實篤著
魯迅譯

一個青年的夢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1922

一個青年的夢

武者小路實篤著
魯迅譯

與支那未知的友人

我的一個青年的夢被譯成貴國語，實在是
我的光榮，我們很喜歡。我做這書的時候，還在
貴國與美國不曾加入戰爭以前。現在戰爭幾
乎完了，許多事情也與當時不同了。但我相信，
在世上有戰爭的期限內，總當有人想起一個
青年的夢，

在這本書裏，放着我的真心。這個真心倘能
與貴國青年的真心相接觸，那便是我的幸福
了。使我來做這本書的見了，也必然說好罷。

我老實的說：我想現今世界上最難解的國，
要算是支那了。別的獨立國都覺醒了，正在做
「人類的」事業；國民性的謎，也有一部分解決
了。但是支那的這個謎，還一點沒有解決。日本
也還沒有完全覺醒，比支那卻已幾分覺醒過
來了；謎也將要解決了。支那的事情，或者因為
我不知道，也說不定；但我覺得這謎總還沒有
解決。在國土廣大這一點上，俄國也不下於支
那；可是俄國已經多少覺醒了，對於人類應該

做的事業，差不多可以說大部分已經做了。但支那是同日本一樣，還在自此以後；或比日本更在自此以後。我想這正是很有趣味的地方，也有點可怕，但也有點可喜。我想青年的人所最應該喜歡的時候，正是現在的時候。諸君的責任愈重，也便愈值得做事，這正是現在了。

在現今的獨立國的中間，支那要算是最古的國了。雖然受了外國的作踐，像埃及及希臘印度那樣的事，不至於有罷。我覺得支那的少壯時期，正在漸漸的回復過來了。我想，如諸君蓬勃的精神發揚起來，這時候，便是支那的精神和文明「世界的」再生的時期了。人類對於這

個時期，懷着極大的期待。想諸君決不會反背這期待罷。

「落後的往前，在前的落後了。」第一落後的俄國，現在將第一的在前了。更落後的支那，到了覺醒的時候，怕更要在前了罷。但我絕對的希望這往前的方法，要用人類見了說好的方法纔是。

倘是再生了，變成將喜代了恐怖，將愛代了憎惡，將真理代了私慾，擊到世間方來的最進步的國，我們將怎樣的感謝呵。我們也爲了這事想盡點力，想做點事。

我希望，因了我做的書譯成支那語的機會，

就是少數的人也好，能够將我的真心和他的真心相觸。我希望，我的恐怖便是他的恐怖，我的喜悅便是他的喜悅，我的希望便是他的希望，將來能爲同一目的而盡力的朋友。

我的敲門的聲音，或者很微弱；但在等着什麼人的來訪的寂寞的心裏，特別覺得響亮，也未可知的。

我正訪求着正直的人；有真心的人；忍耐力很強，意志很強，同情很深，肯爲人類做事的人。在支那必要有這樣的人存在。這人必然會覺醒過來。

這人就是人類等着的人，或是能爲他做事

的人罷。恐怕這人不但是一個人，或者還是幾萬個人合成一個人罷。不將手去染血，卻流額上的汗；不借金錢的力，卻委身於真理的人！我從心裏愛這樣的人，尊敬這樣的人。

在支那必然有這樣的人存在，正同有很好的人存在一樣。我敲門的微小的聲音呵，要幫助這人的覺醒，望你有點效用。

我希望這事。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武者小路實篤。

自序

我要用這著作說些什麼，大約看了就明白。我是同情於爭戰的犧牲者，愛平和的少數中的一個人——不是多數中的一個人。我極願意這著作能多有一個愛讀者，就因為藉此可以知道人類裏面有愛和平的心的緣故。提起好戰的國民，世間的人大抵總立刻想到日本人。但便是日本人，也決不偏好戰爭；這固然不能說沒有例外，然而總愛平和，至少也不能說比別國人更好戰。我的著作，也決非不像日本

人的著作；這著作的思想，是日本的誰也不會反對，而且並不以為危險的：這事在外國人，覺得似乎有些無從想像。

日本對於這回的戰爭，大概並非神經質；我又正被一般人不理會，輕蔑着：所以這著作沒有得到反對的反響，也許是當然的事。但便是在日本，對於這著作中表出的問題，雖有些程度之差，——大約也有近於零的人，——卻是誰都憂慮着的問題。我想將這憂慮，教他們更

加感得。

國與國的關係，倘照這樣下去，實在可怕。這大約是誰也覺得的。單是覺得，沒有法子，不能怎麼辦，所以默着罷了。我也知道說了也無用，但不說尤爲遺憾。我若不作爲藝術家而將他說出，實在免不了肚脹。我算是出出氣，寫了這著作。這著作開演不開演，並非我的第一問題。我要竭力的說真話，並不想誇張戰爭的恐怖；只要竭力的統觀那全體，想用了誰都不能反對的方法，誰也能够同感的方法，寫出這恐怖來。我自己明知道深的不足，力的不足，但不能怕了這些事便默着。我不願如此膽怯，竟至於

怕說自己要說的真話。只要做了能做的事，便滿足了。

我自己不很知道這著作的價值；但別人的非難是能够答覆，或守沈默的：我想不久總會明白。我的精神，我的真誠，是從裏面出來，決不是塗上去的。並且這真誠，大約在人心，能够意外的得到知己。

我以爲法人愛法國，英人愛英國，俄人愛俄國，德人愛德國，是自然的事：對於這一件，決不願有所責難。不過也如愛自己也須同時原諒別人的心情，是個人的任務一般，生怕國家的太強的利己家罷了。

但這事讓本文裏說。

這個劇本，從全體看來，還不能十分統一。倘使略加整頓，很可以從這劇本分出四五篇的一幕劇來；也可以分出了一幕劇，在劇場開演。全體的統一，不是發展的，自己也覺得不滿足，而且抱愧。但大約短中也有一些長處，也未必全無統一；從全體看來，各部分也還有生氣；但這些事都聽憑有心人去罷。總之倘能將國與國的關係照現在這樣下去，不是正當的事，因這劇本，使人更加感得，我便歡喜了。

我做這劇本，決不是想做問題劇。只因倘使不做觸着這事實的東西，總覺得有些過意不

去，所以便做了這樣的東西。

我想我的精神能够達到讀者纔好。

我不是專做這類著作；但這類著作，一面也想漸漸做去。對於人類的運命的憂慮，並非僭越的憂慮，實在是人人應該抱着的憂慮。我希望從這憂慮上，生出新的這世界的秩序來。太不理會這憂慮，便反要收到可怕的結果。我希望：平和的理性的自然的生出這新秩序。血腥的事，我想能够避去多少，總是避去多少的好。這也不是單因為我膽怯，實在因為願做平和的人民。

現在的社會的事情，似乎總不像走着能够

一個青年的夢 自序

得到平和的解決的路。我自己比別人加倍的恐怖着。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武者小路實篤。

一個青年的夢

序 幕

(夜間的寺院模樣的一間房屋，青年向着大棹子，在洋燈下讀書。不知從什麼地方進來了一個不認識的男子。)

青年 你是誰？

不識者 就是你願意會見却又不願意會見的。

青年 來做什麼？

不識者 來看你的實力的。因為你叫了我。

青年 我還沒有會見你的力量。

不識者 辱頭！能怎樣正視我，便正視着試試罷。

青年 我還沒有動你的覆面的力量。

不識者 你看着我就是了。我的覆面，連我自己也取不下，——是不許取下的。單是誰有力量，便感着我的正體。

青年 在我還沒有力。

不識者 向各處說，說一到緊要關頭的時候，決不會腰軟的是誰呢？

青年 緊要關頭的時候還沒有到

不識者 真沒有到麼？站在這個我的面前，還

說緊要關頭的時候沒有到麼？

青年 我的確站在你的面前。但在這時候，我

全知道了。不知道怎麼纔好了。

不識者 你真是扶不起的人呵！我當初很有

點希望你，莫非我竟錯了麼？我除了再等候

能够解我的謎的真天才出來之外，沒有法

子；除了再等候對於人類的運命，有真能感

到的力量的人之外，沒有法子。

青年 請你寬恕，我將你叫了出來，還是說這

樣不長進的話，我見了你纔分明知道自己

無力。但不見你時，却又想會見你。總覺得無

論如何，想要解你的謎。人類的運命，任他像

現在這般走去，是可怕的。我不知道怎麼辦

纔好。

不識者 不知道也好罷。你不愁沒有飯吃；除

了做夢，也沒有遇着過死。無論什麼時候，總

是同合式的朋友看些愛看的東西，講些愛

講的話。一碰到什麼爲難的事，說些沒有力

量未到時候的話就完了。你好福氣。已經到

了二十多歲，真還會悠然的活着呵。也沒有

見你用功；你所想的事，也沒有出過或一範

圍以外。除了能够辯正你現在的生活的東

西之外，總沒有見你跨出一步。

青年 你說的話，都是真的。

不識者 可怕的事，立刻停止了纔好呵。

青年 是呀。

不識者 你所怕的事，現在定要起來。沒有知

道已經起來了麼？你該已經知道了塞爾維

亞的事罷。單覺得對岸的火災不過是對岸

火災的人，便解不了我的謎。你不知道這世

上可怕的事正多麼？能使可怕的事起來的

可能性有多少，你也不知道麼？你是將那可

怕的事裝作沒有看見的人麼？倘若這樣，你

便是撒謊的專說大話的人。被人這般說，你

居然還不開口呵。

青年 請你略等一等罷。

不識者 你有明年，還有後年。你是定會活到

四十歲，至少也能到三十六的人麼？你嘴裏

說些人類的愛這等事，也曾感到真的愛麼？

青年 彷彿感到的。（被不識者瞪視着，便改

了語調。）還有人類的運命的事，也彷彿感

到。怎麼辦纔好的事，也彷彿感到。

不識者 昏人！你拏了彷彿感到這件事，在那

里自慢着麼？要緊的不是從此以後麼？你是

個不要臉的。

青年 無論被你怎麼說，我總沒有改變說話

的力量。我很怕。生成是膽怯的。想到大事便要畏葸。我的翅膀，被禁着的時候，總沒有力。

不識者 你不想你的翅膀強大起來麼？

青年 想的。可是怕。

不識者 乏人，一個不協我的心的東西。你是。

青年 ………

不識者 但你却還沒有裝作沒有見我的模樣。我到這國裏來，誰都不想用了自己的眼睛看我，所以很無聊。你大約也是不中用的。但縱使你的國是昏國，小聰明國，拿俏皮話當作真理說的人們集成的一個團塊，也該有一兩個勝於你的，真心的，爲了人類的運

命不怕十字架的人罷。然而現在姑且將你鍛鍊一番試試看。跟了來。

青年 那里去呢？

不識者 單是跟了來。看那些我給你看的東

西

青年 ………

不識者 孱頭。還不跟了來麼？

青年 我去我去。

（不識者先行，青年惴惴的跟去。）

第一幕

(野外。)

青年 這裡有什麼事？

不識者 有平和大會呢。

青年 開了平和大會做甚麼。

不識者 看着就是。

青年 莫非開些什麼平和大會，真有用處麼？

不識者 你想怎樣？

青年 因為從心底裏愛這平和的還不很多，

所以這些事大抵總不過是從政治上的意

味做的。因為心裏以為厭惡戰爭便不得了，

嘴裏却唱道着平和主義。因為若不是一面擴張軍備，一面說些平和論，現在不能算時道。因為這倒也並不是全無道理。因為稍不小心，便被敵人攻擊了；還要被人虐殺，做了屬國，破壞了本國的文明，很束縛了思想的自由，硬造成懵懂的人民：這都是些難受的事呵。

不識者 這樣說，你喜歡戰爭麼？

青年 是不是，不是這麼一回事。我是最厭惡戰爭的；是想到戰爭，便有些傷心的人。但做了屬國，也可難堪的呵。

不識者 這世界上爲什麼有戰爭呢？

青年 想來就因爲有許多國家的緣故。

不識者 這樣說，沒有國，便沒有戰爭了。

青年 差不多，就是如此。

不識者 這樣說來，你不想去掉戰爭麼？

青年 雖然有點想，但人類還沒有進步到這

地方。

不識者 不想努力，教他進到這地方麼？

青年 因爲還沒有力量。

不識者 而且時候也沒有到麼？

青年 是的。

不識者 你的照例的兵器又來了。簡直是將手脚都縮到介殼裏面的龜子之流哩。

青年 被你這樣說，也實在答付不得。

不識者 不覺得羞麼？

青年 覺得的。

不識者 既然這樣，怎麼不再進一步想呢？

青年 就因爲怕。

不識者 再進一步罷。

青年 叫我主張「人類的國家」麼？

不識者 拋了國家。

青年 我還沒有這樣力量。

不識者 看罷。

青年 都來了，就要開會麼？（吃驚，）這是怎的？竟全是怪物呵。

不識者 是一件事的殉難者。

青年 都是死了的人麼？

不識者 是的。

青年 這是那里？

不識者 管他是那里，只要你有能看真事情的力量便好。

青年 我看不下去。唉，血腥的很，都沒有作聲。都在那里想。女人也來了。還有孩子，還有

嬰兒，還有老人。這是怎的？

不識者 都是被殺了的。

青年 連這樣可愛的孩子麼？

不識者 是的。

青年 連那麼美的女人麼？在旁邊哭着的，就

是那女人的母親麼？傷痕可是看不見呵。

不識者 衣服破着罷。那便是中了手槍的彈

子的地方。

青年 各國的人都聚在這里呢。

不識者 並沒有沒有戰爭的國度了。

青年 他們先前都是敵國的人麼？

不識者 是的。